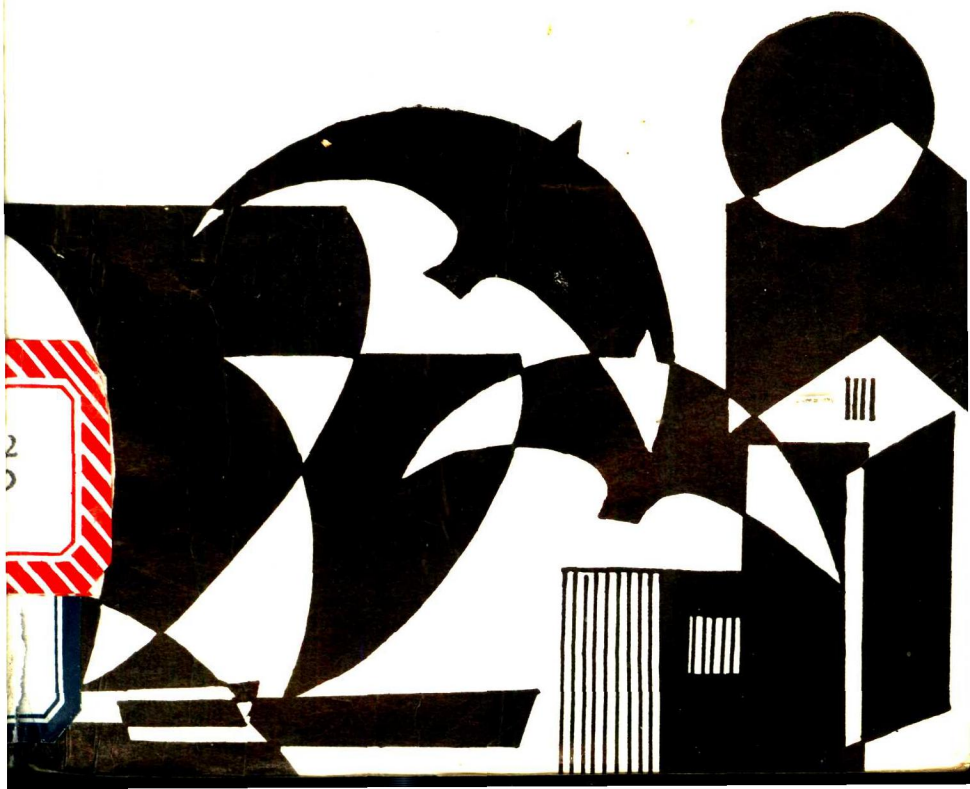


· 夏 旭 东 · 北 方 文 艺 出 版 社 ·

爱并不遥远

AI BING BU YAO YUAN



爱并不遥远

· 夏旭东 · 北方文艺出版社 ·

责任编辑：何 声

封面设计：姜 咏

爱，并不遥远
Ai Bing Bu Yao Yuan
夏旭东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外公浴街10号)

佳木斯书刊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9·插页2·字数185,000

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ISBN 7-5317-0523-0/I·523 定价：4.25元

爱的赞歌(代序)

仅仅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青年作者夏旭东拿出了两本报告文学集：《为了明天》和《爱，并不遥远》，给三江春色增添了两枝瑰丽的花朵。小夏把书稿送给我看看，他这种勤奋好学、知难而进的精神使我感动不已。他跑了多少地方，发现多少个先进人物，从中比较选择，确定最典型的先进人物代表，抓住他们的思想脉搏，透视他们的灵魂深处，然后再写出一篇篇感人的纪实文学作品。这是多么浩繁的系统工程！

我读着这些书稿，特别是读到“爱，并不遥远”时，不知不觉中流下了热泪，宋金河厂长，对制鞋工人那一片爱心，作者抒写的淋漓尽致，深刻感人。这本报告文学集，最突出的特色，是写出了新一代英雄人物的追求和丰富多彩的感情世界；写出了他们对事业的爱，对社会创造物质财富的普通人的爱，爱的深沉，爱的挚朴，金石为开，落后的企业随之走上坦途，创造出全新业绩。

愿小夏在祖国这片黑土地上勤奋耕耘，更加走向成熟，拿出超越自我的力作。

李友林

1991年3月28日

目 录

(1) 洒进泥土的深情·····	1
(2) 踏尽风雨崎岖路·····	22
(3) 悲壮的旋律·····	64
(4) 爱，并不遥远·····	88
(5) 小官风采·····	108
(6) “运管”三部曲·····	134
(7) 他这样辩护·····	160
(8) 人生永唱奋进歌·····	180
(9) 终归大海作波涛·····	203
(10) 风雨人生美作舟·····	221
(11) 艰辛的崛起·····	247
(12) 耄耋之年奉献心·····	266

洒进泥土的深情

民以食为天。

“食”以土地为源泉。

公元1990年。九十年代的第一个年头。佳木斯市十个县的上千个村屯好象比往年不一样，农民生活的节奏变了，种地、播种的种种习俗变了，连那黑色的泥土似乎都变得格外温顺了。

科学这个“字眼”出现在农家的各个角落。

佳木斯市人事局的生活、工作节奏也变了，到处谈论“科技兴农”，到处为了“科技兴农”服务。局长王明英、副局长刘茂勤和各科室里的热线电话直通偏僻的山乡村屯……

真好似战争年月指挥一场大战役的指挥所。

局长王明英说：“这的确是一场硬仗，艰难的硬仗。”

科学与愚昧、文明与落后把他们连根儿和农民们搅在了一起。

有文化的农民们说：“用句形容词儿，那是这些‘吃皇粮’的洒进泥土的一片深情。”

犁了一遍又一遍，种了一年又一年的黑土地，发出了沉重的喘息。老守田园的庄稼人有啥法子，总得种地打粮哟！

众所周知，我们赖以生存的国土养育着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生灵。

我们也自豪地知道，我们脚下这片黑土地曾经是亘古蛮荒。一代又一代“北大荒”人的开垦、耕耘、播种、收获，使这片黑土素以“北大仓”而著称于世。

“‘北大荒’，好地方，又有兔子又有粮。”这支古老的歌谣，曾经被多少人传唱，曾经吸引来多少闯关东的汉子。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天灾人祸，水土流失，生态失衡，土地板结，大自然的恩赐越来越少了。不是一把黑土攥出油的年月了，不是光撒籽儿不上粪就打粮的那会儿了，这片犁了一遍又一遍、种了一年又一年的黑土地，象位年迈体弱的母亲，发出了沉重的喘息和呻吟。

三江大地上星罗棋布的上千个村屯，几百万庄稼人老守田园，靠天吃饭，在原始的传统耕种方式中感到吃力了，迷惘困惑了。有什么法子，怎样种地才能多打粮呢？

试图摆脱土地的束缚，挣脱传统的、愚昧的、笨拙的生存方式，几代农民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走出了一条漫长而艰辛的路。

共和国的农业发展历史，十几年前就有过这样的画面：当我们的农业科技单位，当我们的农业职能部门把那些印有洋字母的“碳酸氢铵”、“尿素”等化肥运往农村生产队时，竟被整袋整袋地扔在田地里、壕沟里，“种一辈子庄稼，没听说过不上粪上这些白粒子能打粮的！”

对于这些固执的庄稼人来说，现代的科学文明的确需要一个艰难的认识过程。

改革似乎使农村一下子飞跃了半个世纪。十几年后，当那大片大片的黑土地被划为一家一户的责任田时，在每个村庄、每个庄户人眼里，那些当年曾被遗弃的“洋玩意儿”成了他们种地打粮必不可少的肥料。“二铵”、“尿素”成了农村市场的抢手货，以至农民们为了几袋化肥，不得不在国家供不应求的状况下，花他们的血汗钱去买高价的。

科学、先进的种田技术正在一步步走向农村，走进庄户人的心田。

国家为此也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从上至下，层层建起了农业科技科研、服务、推广部门。各乡镇都相继建立起了“六站”；即：“农业技术推广站”、“畜牧站”、“林业站”、“水利站”、“农机站”、“水产站”。

也许是管理体制的弊端，抑或还是根深蒂固的传统落后的耕种习俗的困扰，这些机构的建立并没有引起社会的青睐。接踵而来的问题就突出地暴露出来了——本来是业务性、技术性极强的职能部门，却被一些干部子女、复员军人等等非专业人员所占据着。本来是科技能人、农业专家云集的地方，却是屋凉桌空。原因似乎很简单：待遇低下，工资微薄。无职无权，更无经费。一些大中专毕业生纷纷自找山门，脱离苦海，农村“六站”几乎成了空架子，长年无人问津。

整天喊着科技兴农，没有见什么实效。农民最讲实际，看不出啥效果，也就淡了那种骚动的心。走进“六站”，也使他们的心大都凉了半截。

某年夏天，某乡某村，农民李某。四口之家，一垧半责

任田。种了一垧地大苞米。正是青苗茁壮成长之际，风调雨顺，禾苗长得齐刷刷的，侍弄的溜光水滑的连个草刺儿都没有。老实巴脚的庄稼人把一年的丰收希望全都寄托在这一垧半地上。几乎每天都在地里看着那嫩绿嫩绿水灵灵的禾苗，憧憬着金色的收获。突然有一天，他发现禾苗黄了，一颗、二颗，一垄二垄，一片又一片……他呆了，傻了。巨大的，从未有过的虫害吞噬着他的禾苗。他不知道这是什么虫害，不知道上什么农药才能管用。他跑到乡农业技术推广站，门上挂着冰凉的铁锁。一趟，二趟，到了第三天，他也没找到一个农业技术员的人影儿。等跑到百里之外的县城把农药买回来，那片绿油油的禾苗已经变得枯枯的、黄黄的了……

蹲在地头儿上，狠命地揪着头发，刚强的汉子嚎啕大哭，悲声震荡四野……

在一个养黄牛出了名的村子，一个养牛大户的几十头牛突然得了一种怪病。用尽了一切土办法均无效果。老农找到乡里，敲开了畜牧站的大门。接待他的是刚分配来的一位陌生人，说的话也非常诚恳：“我是刚从部队转业分配来的，不懂兽医这行，你还是请别的大夫吧……”

某乡农业技术推广站，分配来了两位农校毕业的高材生，本想把学校里学来的技艺在这片土地上显露一番。可不久两颗心就都凉了。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可怜的竟连个办公地点都没有，还搞什么科学研究。同来的一个伙伴不久便通过关系进了乡派出所，穿着公家发的制服，一下子神气多了。常常劝他的伙伴别固执了，赶紧找个好地方吧……

类似这样的例子不知还有多少。

据佳木斯人事局提供的可靠材料载：1989年以前，全市10个县的155个乡镇，仅有农业技术推广人员232人，平均每个乡镇站不到两人。全市农、林、机、畜等县级科技部门，共挤占乡镇各站编制343名。其中农技部门被挤占158名。而且，全市有52个乡镇是2人站，40个乡镇是1人站，6个乡镇是无人站。乡镇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出现了无人管无人问的断层现象。基层科技人员工作条件艰苦，三年来离岗从政或经商改行的竟达400余人……

难怪我们的农民不买帐。

难怪农民科学种田的劲儿不高。

科学是神圣的。神圣的科学难道就在土地面前失去魅力，了么？失去效应了么？

我们的政府决策人在思索。

我们的许多干部在思索。

我们的许多农业科技人员在苦苦思索。

佳木斯市人事局，局长办公室。

局长王明英面对手中调查来的有关资料，在凝眉思索。

跳跃在眼里的不仅仅是那几个数字。这怎么行？这怎么得了？作为人事部门，国家干部管理的职能部门，能听任农村科技人才的盲目流失而熟视无睹么？

责任感，紧迫感，神圣的使命感，使这位为党工作大半辈子的共产党员再也坐不住板凳了。再也不能容忍农村这种现象存在下去了！

他点燃了一支烟，猛吸了一口，随着冉冉上升的烟雾，

他脑海里“科技兴农”整体方案的构思被绘了出来……

这是一位知识型的领导干部！

参加工作几十年，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无论是在什么岗位上，党和人民的事业，始终在他的心目中占有最神圣的位置。

他1956年参加工作，在教师的工作岗位上，风华正茂的他，用自己全部青春热情，获得了一个个省、市先进工作者、优秀教师的光荣称号。1958年，他以一颗赤诚之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担任学校领导工作不久，便使他所领导的学校出席了“全国文教群英会”。

1961年，他到市委宣传部从事马列教育，不久，《中国青年报》上便刊登了他撰写的阐述应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指导青年工作的理论文章。此后的人生岁月里，他从事过公安局政工组组长、团市委部长、市政府党组秘书、市委常委秘书、组织部副部长等工作，1937年10月到人事局就任局长。

其实，作为人事部门，他们在几年前就为此花费了很多心血，采取了一些措施，譬如配合市委组织部选派科技尖子到县、乡（镇）任科技副县长、副乡（镇）长等等，都收到了明显效果。

然而，派往农村基层的“科技大部队”还没有真正发挥作用，这怎能不叫这位主管多年人事工作的老局长忧心忡忡呢？

恰巧这时，省里召开了人事工作会议。中心议题就是王明英局长思虑好久的事：怎样把人事部门的工作重点转向为

经济建设服务上来，特别是“科技兴农”。

他为之一振。看来，一场特殊的由人事部门发起的农村“科技兴农”战役就要全方位地打响了……

那正是1989年12月，北方滴水成冰的严冬时节。在省城哈尔滨，省厅刚刚布置完“科技兴农”的任务后，王明英局长就连夜在哈市召开了佳木斯市各县人事局长的“科技兴农”工作会议……

“科技兴农”，人事部门没有先例，省里确定了“科技兴农”的思路，但如何搞还没有经验，需探索和研究。省厅的领导们对佳木斯市的“科技兴农”抱以厚望：“老王，你们要在全省带个头，三江大地主要是农业，经验就靠你们摸索了……。”

已临近春节。佳木斯市人事局全班出动，组成以刘茂勤副局长为首的农村科技兴农调研组，星夜赶往全市各县、乡（镇）和村屯……

平静的村屯顿时热闹起来。

时间是1990年2月。距春节只有十几天了。

遥远的小山村，突然走进一帮吃“皇粮”的人，渴望文明的呼声在这里和他们一同爆出感情的共鸣……

这地方太偏僻了。

这个二百多户的小村庄座落在古老的七虎力河畔，离桦南县城足足有百里之遥，看不见大山林莽，只有一望无边的

黑土地，包围着这个以土地赖以生存的自然屯。多少年来，这里一直生活在古朴的宁静中。

刘茂勤、赵波等一行人走进桦南县公心集乡这个叫荣安的小村时，已是暮色苍茫，炊烟袅袅。村中不知从哪家传来杀年猪的喧闹声和性急的孩子们放鞭炮的劈哩啪啦声。新春将临的农家喜庆气氛欢迎着这些吃“皇粮”的城里人。

坐在农家的热炕头上。微弱的烛光下，刘茂勤、赵波和村长召集来的一帮农民们唠开了。

知道这一行人是为“科技兴农”而来，农民们都来了兴致。村长兴致勃勃地介绍说：“俺这村子还是县里的科技示范村哩！这几年县里人事部门没少往这跑，给我们派来了最得力的农业技术员……”

村长侃侃而谈，介绍了这个村子从传统的种田方式走上科学的现代农业之路的艰辛历程。他说：“俺一开头也不信啥科学，种地就是种地，那些书本上的事儿都是玄乎，农业学大寨时叫俺村搞苞米大豆混种，搞一垅双株，一垅四株，合理密植什么的，结果把庄稼人越种越迷糊，老百姓谁还信？”他接着讲了一个叫顾建道的老农艺师来他们村搞玉米移栽的普及过程：

那是在三年前。家家户户正忙着修理农具。准备春耕的季节。大概也是天傍黑的时候，一个老头走进了俺们村子，看打扮跟庄稼人没两样，可那斑白的两鬓，深度的老花镜，却透着一种儒雅的学者风度，他就是上头派到俺村搞玉米移栽的佳木斯农研所农艺师顾建道。

对于这个大半辈子和土地、种子打交道，看惯了乡村小道

和茅草屋的老人来说，下乡可谓是轻车熟路，他下来没有兴师动众，也没有乡领导陪同，而是穿着一双胶底的农田鞋，大步走进了荣安村的大队部。

村里头几天就接到了上头的通知，说要有这么个人来，可当时谁也没当回事。农民种点地不容易，又都分到了各家各户，谁能花那个本钱，把自家承包地豁出去搞这个行不行还两说着的玩意儿。

老顾头似乎看出了我们的态度，他态度诚恳地说：“玉米移栽是我们经过多次试验搞出的科学耕种方法，根据你们这的土质情况，肯定能丰产。”

当时村里的一个种田资格最老的庄稼把式，冲着他说：“打俺爷爷那辈子都是玉米粒子一个坑三个籽，没听说苞米有栽苗子的。”

这老头还真犟，他一听急了，但却摇摇头没说什么，可能他知道农民最讲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于是，他问道：“你们这个村谁最困难，叫他把土地包给我种，如果达不到我说的产量，我包赔他损失，如果达到产量，你们村的所有玉米种植都得推广这种移栽方法。”

话说得掷地有声，斩钉截铁，把在场的人都震住了，看来这老头不是瞎呼悠，是动真格的了。

从那以后，困难户宋三家的责任田里，就时常留下了这老头的足迹。头一炮老头就打响了，当别人家正在往苗垅里撒种时，宋三家的苞米苗已绿莹莹地半拃高了。这下子全村可就炸了营，后悔也晚了，节气过了，想找老头用这新法子，也不赶趟了。到了秋天，大伙就更服了。宋三家的苞米

棒子那个密呀，每穗都一尺多长，一算，一垧地打了2万多斤。这下，玉米移栽这新法子就被这老头在俺村豁拢开了。紧接着全乡也都推广开了。可事明摆着，好铁能碾几个钉，老头忙不过来，大伙就去乡农技推广站找人，谁知，有几个接班的小青年，却啥也不懂……

刘茂勤听着，记着，记着，听着，随着村长的讲述，心情不平静了，农民并不是象人们想象的那么愚昧，当他们从传统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认准了致富的门路，找到了致富的金钥匙后，他们那种对现代文明的渴望就象他们对土地的热爱一样，是那么地炽热，那么地真诚！

我们这些拿粮油供应本的城里人，每一粒粮不都是从他们的汗水中泡出来的吗？

作为人事部门，管理着那么多懂农业技术的科技干部，可为什么就不能让他们象顾建道那样根植于黑土地上发挥作用呢？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沉的反思啊！

想到这里，刘茂勤重重地合上笔记本，瞅瞅同来的赵波等人，他们也都平心静气地似在思索着什么！

村长还没有讲完他的话题，他讲到顾建道老人离开村子时的情景，更是叫刘茂勤感叹不已……

当纯朴的村里人听说老人要回市里时，拎鸡的，拿鸭的，挎鸡蛋的，送黏豆包的，扛小米的……全村男女老少，几百口子人纷纷拥到村头的大道旁，足足排了能有百十米，就象当年欢送土改工作队那样把老人送到了村头。面对乡亲们的盛情，老人却什么东西也不拿，象年初来村里那样一身轻装地走了。在老人帮助下致富的乡亲们望着老人矫健的身影，

纷纷掉下了眼泪。嗨！那场面是真令人难忘啊！

在桦南农村进行调查，一晃在乡镇村屯十几天过去了。刘茂勤和赵波一行人回到县城招待所，距大年三十只有三天了。偌大的县政府招待所空空如也，只有他们几个人，连食堂都“散伙”了。县委书记武贵发来看望他们：“老刘，快回去过年吧！”看着他们一个个人困马乏的样子，县委书记不忍心了，下了“逐客令”。

送走了县委书记等人，刘茂勤却怎么也睡不着。灯下挥笔整理着调查材料。一直到天色微露曙光，他才长长地吁口气，和衣躺下，他的情绪却仍在亢奋之中。

他突然想到了家中的儿子，他那个十九岁智力不健全、生活不能自理的儿子。每次下乡，一走就是十几天，他的儿子就在家闹十几天。老伴身体还多病，现在临到年了，家里准备得怎么样了呢？儿子是不是又出走了？那次他到富锦搞调查，孩子也随之离家出走了。当在集贤县找到时，孩子已是饥寒交迫，头部也受了重伤。当把这个傻儿子接回家时，同志们看到他这个慈祥的父亲轻轻为儿子擦洗污垢，抚摸伤痕，都不禁潸然落泪了……

大丈夫难免儿女情长。刘茂勤这位党培养多年的干部，这位有血有肉的北方汉子，此时此刻，在莅临佳节的异乡，那颗为党的事业，为“科技兴农”而躁动的心又被扯到了他的亲人身上……

就这样，直到腊月二十八，他们把桦南这个农业大县的“科技兴农”实施方案全部落实完毕，迎着腊月霜雪，他们才踏上了归程。

春节，中国人最注重的传统节日。家家户户都在忙碌着，亲人团聚，走亲串友。然而，负责“科技兴农”具体工作的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交流科科长赵波却仍在家中整理着下乡调查来的材料，撰写着即将在桦南县召开的“佳木斯市人事系统为科技兴农服务桦南现场会”的典型材料……

当科学的春天在这群吃“皇粮”的干部们的努力下，真正洒向黑土地的每个角落时，扶了几辈子弯钩犁的庄稼人的脸上都绽开了沟壑般的褶皱，收获着丰收的喜悦。

1990年3月15日，北国春寒料峭。佳木斯市人事系统为科技兴农服务桦南现场会召开了。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都参加了会议。

1990年5月4日，“黑龙江省人事系统为科技兴农服务桦南现场会”召开。国家人事部的唐军处长，黑龙江省副省长陈云林，省人事厅厅长刘汉武及佳木斯各市县人事局长都出席了会议。

人事系统自建国以来还从来没有专门为农民致富而召开这么隆重的会议。那些黑土地上馈赠出的经验很快通过新闻媒介冲出省外，在全国各地引起强烈反响……

佳木斯市人事局。

如果人事局的领导们没有一颗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事业心，没有一腔对农民、对黑土地的炽爱之情，又怎么能够创造出这大地的丰收和人民的赞誉？

“科技兴农”不单单是简单的口号，也没有现成的模式，人事部门却和庄稼人一道，硬是踩出一条